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三回 鬧皇莊狂童取辱 焚歌苑俠氣遭擒

話說內監引進之痛哭者，姓柴名茂，乃國舅柴守禮之次子，世宗平素待如骨肉。年至三十，尚未生男。因夫人洪氏酷妒，莫能蓄妾，世宗常欲為之廣嗣。時有吳越王進貢女樂，全部共三十六名，世宗不收，大臣諫道：「卻之，恐吳越疑慮難安。」世宗乃退回二十四，賞收十二技兼優，賜與柴茂，使之居於城北皇莊。乃世宗駕崩，柴茂思念洪恩，供奉神座於內，值世宗冥誕之期設祭哭奠，令女樂歌舞侑食。適有指揮羅彥環之子羅復智，喪偶無聊，同著盟弟兄兵馬指揮之子賀恭、曹芝，帶著門客火龍、鐵吉並家丁人眾，出城消遣。偶見遠處綠柳叢頭，樓台壯麗；行來闔板橋邊，牆垣寬闊，也知非等閒所在。忽聞抑揚高下，八音具呈，不覺爭先過橋，進門入內觀看。官弁見俱濟濟衣冠，意料是來哭奠，並不攔阻。羅復智等直到殿前，看得女樂個個嬌妍，聲聲俏麗，俱係目所未睹，耳所未聞。這班酒色少年，自然筋酥骨軟，出神出像，卻被守莊太監看見，喝道：「你等是什麼人，敢入皇莊窺探？」大眾方知，連忙奔跑出來。

羅復智道：「且住，我等以為不過公卿家園子別墅，誰知是皇莊，若非跑得快，幾乎弄出事來。」賀恭道：「便是皇莊，也無甚要緊。我等父兄俱係佐命元勳，就有失誤，亦無大罪。如係此等佳人，能看個飽，死也甘心。」火、鐵二人道：「有理。」賀恭又道：「這哭的係何人？所哭者又係何人？卻也古怪。」曹芝道：「這哭的人我認得，好像是柴國舅之子。」火龍道：「不差，所哭的像，好似世宗皇帝。」賀恭道：「是了，大宋皇帝登極，柴家這斷不服，背地哭泣，想是咀咒大宋皇帝，就有叛逆大罪。莫論這班美女，就係莊內眾命，都在我們手裡，怕他作甚？偏再進去，看敢怎的！」火龍接口道：「是極。如再說惡話，連莊子都奪了他的，並請諸位公子閒時玩耍，美女分派開來，有何不可！」羅復智道：「我們就去，弄出事來，諸位弟兄那有不幫襯之理！」用手招呼道：「同去，同去！」於是眾人復闖進莊，公然上殿。

其時樂已奏畢，歌女散開。當有管莊老公公洪信，見眾人復來，俱有喜容，夾著凶像，便暗傳守莊兵壯，分頭擊橋鎖門，乃向前喝道：「何處無知囚徒，難道瞎了眼，皇莊都認不得？先前闖入，姑念無知，饒你們狗命，而今又來，敢係討死！」羅復智道：「扯淡！什麼皇莊，上面的可是姓趙？你這老驢頭尚不知牢不牢，還出口傷人，情殊可惡！」賀恭走向前，把洪信臉上打一掌道：「可惡！」洪信順手接著，往後摔道：「去罷！」只見面貼地，腳底朝天，痛得亂滾。羅復智等大怒，齊行動手。這邊兵壯發作，兩下好打。火龍見勢頭來得很兇，便想走脫，奔到大門，已經下鎖，從來道奔至腰門，又多人把守。見牆角邊有個狗竇，鐵吉亦到，同爬出去，見通外邊，復伸進頭來招呼。

羅復智受傷奔逃，正尋出路，聽得火龍呼聲由牆角下，只得也從竇中爬出，沿牆畔走。誰知四面俱是濠溝，溝闊水深，尋不得橋渡，只見對岸茅蓬邊立著個人，說道：「橋俱收藏了，又無筏船，汝等要過，除非用那柳樹下坑內馬槽抬入水中，借勢扶著，或游得過。」火龍回頭，看見地上有個無腳馬槽，喜道：「在這裡。」三人同往，抬將起來。鐵吉忽喊道：「且緩，我的腳軟了。」羅復智道：「沒用東西，偏偏此刻腳軟！」火龍道：「地軟了，公子請看，諒必是用力太狠，將地踏陷了。」羅復智道：「如何這般氣味？」三人齊放手時，只見連腳膝頭俱陷入地中，愈慌愈下，漸沒到腰，漸沒到腰，漸沒到腰。對岸那人笑道：「你們靠著，將槽頭挽住，拖到河邊就是了，如何走入牛坑裡去，難道眼睛是瞎的麼？」羅復智哀告道：「祖宗，我們未曾見過，實不認得，望教你親孫子命罷！」那人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你將我渡過去，我就救你。」羅復智道：「我如何渡你過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既不能渡我，我在這邊，如何救你？」復智看火龍、鐵吉俱沒到頸項，慌叫道：「動不得，莫再動了！」火龍道：「早知這樣，不如不逃出來。」鐵吉道：「好壞味水，死了也是個臭鬼！還有那個鬼家容留飲食！」忽然聽得莊內眾聲說道：「尋尋，走也走不到哪裡去！」開開莊門，將賀恭等俱綁出來，四處搜尋。

對岸那人道：「不需尋了，他三位此刻安逸得好哩，諸公還尋他做什麼！」眾人道：「鐘大叔，如何放他走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放他？他們見此地景致風味好，偏不肯捨！」眾人道：「今在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牛家賞鑿的不是麼！」眾人往坑內看，只見還有三個頭巾在上面，其餘渾身連眼睛都沒入了。

原來牛坑為炎日曬乾，上面結堅，底下淤軟。三人驚慌，何暇細看，所以陷入，不能得出。當下眾人取拘鉤搭起，放在地上，只見三張嘴動，正像三段污泥土頭。眾人道：「這般臭穢，如何動手？」有一個道：「待我替他洗洗。」扯開褲來，尿尿往上澆。眾人齊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只是便宜了他。」分別以尿澆之，方將三人五官洗露出來，身上仍然污穢糊滿。又有一個道：「只當洗兒罷！」用雙手將頭拖住，往濠溝內探動，縱縱送送，把外面污泥擺去，再用麻繩綁起。

洪信一面通知留守衙門，一面押護入城。行到中途，遇見兵馬使錢寧，認得賀恭、羅復智等，忙向前與洪信見禮，問其來由，洪信將原委說明。錢寧故意責罵眾人，再勸洪信怒道：「這班無知少年，不識高低，冒犯老公公，晚生代為謝罪。看他們父親面上，寬這一次。」洪信問道：「他們父親係哪些人？」錢寧指道：「此是賀公子，此是羅公子，此是曹公子。」洪信道：「羅、賀我不知，此可是曹彬之子？」錢寧含糊答道：「正是曹君令郎。」供信道：「曹彬何等循守禮法，兒子怎麼如此這般橫行！而今即係先生指數，敢不遵命，並煩致意諸位尊翁，務須極力約束，若任其放蕩，將來貽禍不輕。」錢寧道：「所論極是，晚生傳諭，明日自然都來叩謝。」又向羅復智等道：「你等還不快謝老公公？」眾人連著麻繩，跪下叩頭。洪信道：「不必，願諸位從此改過。」叫兵丁盡去其縛。錢寧稱謝，洪信帶眾人作別回莊。

錢寧同羅復智等入城，火龍道：「此處果然利害！」鐵吉道：「下次再莫造次。」賀恭道：「我終不能捨這班佳人，我還要來的。」錢寧道：「此乃世宗所賜的女樂，令尊翁輩，誰不流涎也？難怪你等少年。今日之事，若我不撞見，也有個大虛驚。」羅復智道：「我因被縛難過，所以將就了事。若到城裡，還有他說的麼！」錢寧縮頸伸舌道：「呵喲，你原來不知，今日仍係張瓊管理巡城。他素性猖狂，諸位尊翁畏如冰炭。今日撞到手裡，自按軍法，照劫搶皇莊，大不敬，十惡之罪，立刻拿眾人決了，你將若之何！幸虧洪信老兒與曹公子令伯交厚，我故含糊答應，方得解釋，你等猶不知輕重哩！」羅復智等聽知，各失色相視。

賀恭道：「今日已非郭家天下，皇莊也應歸公！我等只報他學潞州李筠哭像，思欲聚眾作亂，怕他逃到哪裡去！這班美人難道還不是我們的麼？」火龍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鐵吉道：「必須這般做法，方出得這口惡氣，又有美女受用。」曹芝、羅復智道：「我們就商量行事。」錢寧道：「不可。此事須先和你各家尊翁說明，再通知王、石兩節度。二公女眷，前兩日都被韓家殺盡，現在訪求美色，聞此底裡，自然同心用力。奏知二王爺，請借此以滅郭氏羽翼，再除其根孽，四方雖有忠義之士，亦無所借名。須如此辦法，方得萬全。」眾人齊贊道：「錢將軍算無遺策，真正孫吳復生！」錢寧道：「不必過獎，成功後須以尤物惠下。」羅復智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」曹芝道：「我們的衣服俱不像樣，於何處借換方好？」羅復智道：「不可，衣裳換得，難道臉嘴傷損也換得不成？就係這個樣子，各人從後門進家，先告訴與母親，再哭訴父親，俱說錢叔叔見證，就是的了。」眾人道好稱善，入城分散。

當夜各家俱來錢府詢訪緣由。錢寧次日下午便酌請貼，未刻時分，曹翰、賀謀、羅彥環同著史圭、石漢卿等俱到，各問昨日事情。錢寧道：「其事根底，弟實不知。昨往西郊看麥，回見洪信那老兒，帶同莊丁，押著十數人。向前看時，三公令郎在內，慌問緣故。洪老兒道三公令郎劫槍皇莊許多不是的話，弟因昨日仍係張蠻子值班，大大吃驚，再四婉轉下來。」曹翰道：「原由如此，昨係世宗聖誕，國舅哭奠，禮所應當。此係諸小輩太無知，老哥於他們有再造之功。」彥環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就係子姪輩誤入皇莊，也不應架上劫槍之名，情殊可惡。洪老兒平時眼中哪裡有人？昨日聞錢兄指教甚好，望二位哥哥，助我一臂之力。」史圭問道：「如何辦法？」曹翰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石漢卿道：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彥環道：「請教。」石漢卿笑而不語。史圭捋漢卿鬚髯道：「兄弟多係舊兄弟，又忝新鄰居，如何吝教起來，難道是要先定謝儀麼？明日功成，叫他將美女送兩個與你，看你天天

如何發付他！」漢卿道：「非也。如所議辦，非不盡善，只恐到頂真人手內，諸位老姪，未免也要叫虧。鄙見須與王、石二公說通，有物均分，彼自轉達趙公，以便彌縫掩飾。況王爺外寬內忌，此事說無不依。自己何必出名，只須暗辦，王爺得知，自必動問。王、趙二公，隨便請發那位弟兄查察，就入計中了。」眾人喜道：「願聞高論。」漢卿道：「而今假作柴茂遍出告示，煽亂百姓，自然妥貼。」錢寧鼓掌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不枉闖朝叫爾做賽曹操，就決意如此。」命家人擺上席來，痛飲而散。

至第四日，城內城外，各處要道，俱黏有告示，寫道：大周皇叔柴，諭示都城內外文武員弁軍民人等知悉：惟我世宗皇帝，恭膺天命，正承大統。凡天地神祇，郊祭必盡虔誠；軍情民膜，撫恤莫不週備。賞功罰過，咸當其實，救災御患，罔失所宜。夙夜未遑或逸，宵旰漸積所勞；以致捐國選升，幸有太子繼統。詎料趙氏出身無賴，法紀屢乾；曾效微勤，遽臻顯位。得此骨肉之戚，應法伊、周；乃行窺竊之險，效尤丕、莽。此鬼神之所憤怒，忠義之所痛心也。是以潞州首起勤王首惡愴離穴；數被傾危，屢經敗劫。匡義雖留於汴，勢若單絲，形同孤掌。茲四鄰咸興問罪之師，各鎮翹義旗之舉。舊臣宿將，國戚懿親，感懷先帝洪恩，約結誅仇復國。或明秣馬礪戈，或密輸誠送款；智勇齊全，氣勢足備。元凶構結於外，惡黨剿滅於斯；佇見趙氏喪亡早識周朝興復。緣恐懷忠抱義者莫能週知，瞻彼顧此者未獲詳悉，用斯遍告，從今不必徘徊；既得與聞，事至務須奮勵。特示。

巡城文武官員揭下，紛紛啟奏。晉王召石守信、王審琦、趙普、王彥升問道：「周家孺子幼弱，柴茂羸懦，皇上審察實無能為，所以俱不鏖削。今彼等即有異謀，亦何至妄誕若此？定係出於仇誣，殊難聽信！」王彥升道：「大王所見甚是。但國家鼎革，中心不服者尤多其人，柴茂亦萌孽也。此事據臣愚見，先於皇莊搜查封閉，以絕反側之徒覬覦觀望，再行定奪。」晉王准奏，便差陶谷、石漢卿二人查辦。范質得知，趕入諫阻，已無及矣。慌差家人報與柴茂，叫其檢點。柴茂聞知，慌將世宗聖像焚去，又將女樂俱送入城。

且說陶谷、石漢卿出朝，通信與各家。恐柴茂聞風搬移，叮囑多著人眾，於四路攔截。再點御林軍士，前來搜查。羅復智、賀恭得信，齊集家丁，率領分佈於皇莊遠近，四路探聽觀望。

且說柴茂打發車仗入城，正與拱信吩咐莊丁收拾，陶、石二人領兵已到，上殿與柴茂見禮道：「奉晉王令旨查檢，莫怪，莫怪。」柴茂道：「請。」二人見有御用儀仗，問柴茂道：「此從何來？」柴茂道：「請問洪公公便悉。」洪信道：「此係皇莊，世宗皇帝在此教射，難道你們都忘了？」石漢卿道：「世宗駕崩，何應仍設於此？況朝代已更，此係惑眾作亂的實證了！」洪信喝道：「住口！周朝一個好好天下，被你們送與趙家，而今又起風波，連設靈數椽之地還來遭邊，你們心上雖過得去，不想地下見先帝，只恐天理難容，立見身誅嗣絕也！」說罷，將王蠅拂揮來，陶谷右眼早被損破，痛不可忍，喊道：「救人，救人！」石漢卿大怒，拔劍直衝向前。洪信用蠅拂架住，笑道：「逆賊，逆賊！我今日可以對得世宗皇帝，我死之後，只教你們受用得好！」說罷，往石柱上撞去，腦漿迸裂而死。陶谷右手捂著眼睛，左手指示軍士。柴茂命守兵將洪太監屍首抬到莊西倉房，入殮設靈，自己亦往看視聽。陶、石率眾搜查，二人見柴茂不在跟前，視物件好者，令家丁藏下，餘著開造入冊，將門封鎖而回。

柴茂聞知，見殮已畢，設立靈位，焚香祭奠，隨即上馬入城。進府看時，並無車仗送到，忙問門官，回道：「未曾見來。」柴茂著急，使家人分頭四處探訪。三更時候，抬得一個家丁回來，身被重傷，連忙就問，但云：「人物都遭劫去。」說得這句，便不能言。忽又有探事的報道：「聞陶、石回朝，因未搜得女樂，仍要到府追問。」柴茂大驚，緬想無策，惟有起奏幼主，所以入宮，不禁痛哭起來。朝見逐一奏上，幼帝道：「朕亦無策，惟請皇叔忍耐而已。」說畢，含淚攜手人內去了。

臧聯出來，備細告訴。子郵問道：「城外有劫盜麼？」臧聯道：「皇都逼近，哪有這般大膽強盜，此定係奸黨所為！」子郵欲再覲幼主，臧聯道：「萬不能矣，其膽如粟，聞得趙字，俱係懼怕的。足下乃言復國大事，如何能再見面，此事無庸談了。」子郵歎息，告別回到寓所，使陳儉等去訪探劫掠事情。

當晚無聊，步上高樓，見皓月如梳，半入西山，滿天星斗，光芒漸次顯灼。帝星臨於普分，光彩異常，主星暗黯，吃驚道：「李筠忠心成畫餅矣！」忽然城西半壁明亮，細看非火，乃係燈光，歎息道：「又不知係那個賣國的宴享。」只見陳儉回來道：「探訪並無蹤跡。」子郵道：「那火光知是何處？」陳儉視定，指道：「那高牆大房子係史家，面前樹木叢雜的係陶家，西邊高樺子係石家，射道這亮光不係羅府，定係王府。」子郵道：「什麼王府、羅府？」陳儉道：「這個府第乃郭重威所造，係小的叔叔陳景監工，聞今為羅彥環、王彥升合資分居。王府房子多，羅府苑圍廣，內中亭榭樓台，為京都冠。看其火光，出於高處，定係西苑大捷樓上夜宴。如今仍係陳景為正管看後苑，小的前日到京去望叔叔，見收拾完工，比前又加華麗。明日老爺可往散悶散悶。」子郵道：「爾須先通知叔叔，不必露我姓名。」陳儉道：「此刻昏黑，聞巡城甚緊，恐易去難回。明早探罷。」子郵應允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陳儉前往，午刻回來，稟道：「羅爺新在杭州買有十幾個女子，想係怕夫人知道，閉在苑中，昨夜到樓上通宵筵宴，今晚客更多哩！他人俱不得進去，只說係小的叔叔親戚，方可遊玩。但客到時，須要迴避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，可將晚膳帶去，加個豬首，添兩個熟鵝，只說是爾敬叔叔的，爾便同飲不妨。」陳儉道：「這個不敢，小的到上席時，推忘事件，走開便了。」子郵道：「聽你。」陳儉吩咐該辦的備辦送去，自己隨著來到府前，看見高車駟馬，闊大門樓，不係倖臣宅第，也無這樣奢遮。守門的看陳儉，招呼道：「陳叔叔又來了。」陳儉道：「又來打攪。」守門的道：「家裡人說甚客氣話？」隨後買辦的亦俱備齊送到。

進門從西邊轉彎，進南大巷，由更樓下過堆房，進北火巷，到後苑門房，陳景接道：「所言的就像這位爺？而今有些不湊巧，只好明日罷。」子郵施禮應道：「隨便俱可。」於袖內取出兩小錠金子送道：「遠來無以為禮，具此聊代斗酒。」陳景慌接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在此不妨，只是客到時須要低聲。」子郵道：「曉得。」陳儉又將酒肴鋪上，道：「姪子到京，無有孝順，謹具薄酒一盞，願叔叔福壽康寧。」陳景道：「生受，爾既備此豐盛酒饌，何必又要大鵝豬首？」陳儉道：「這位爺食量頗大，所以多備二件。酒肴係孝敬叔叔的。」陳景吩咐家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將酒肴送到家裡去。」陳儉不能阻攔，只得又令買辦的回寓所，買八十個饅頭，取十二斤醇酒，同亮子送來。買辦答應去。

陳儉同叔叔談心，子郵獨自四處遊玩，總係華彩富麗，並不清幽淡雅。行到西軒榭藤棚下，見芍藥台邊有塊蒼黑大石，蹲踞如虎，乃於背後取出白師傅所贈寶劍，仰天祝道：「周朝若能恢復，劍下此石立開。」說罷，奮臂直斲，分毫莫損，不勝歎息憤恨。復祝道：「我若得見趙家國亡，此石立開。」祝罷，當頭又直斲下，划喇裂響，不歪不斜，分作兩片，好生詫異。忽聞步聲，慌將寶劍置於縫內。只見陳景尋來，道：「羅爺到了，可快自軒後竹林中，挨垣牆轉過套房，便是木樨岩，由後石洞走去，莫進左邊閣道，往右手出小巷就係門房，不可錯誤。」子郵答應，見陳景去了，收劍行過竹林，聞隔牆有涕泣柔聲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從權些罷。」又聞答道：「寧死不辱！」子郵撞入看時，乃是兩個女子，一個年約二十多歲，一個年將二十。子郵問道：「汝等緣何在此哭泣？」二人將子郵上下看道：「爾不係此處人麼？」子郵道：「我係外省的，到此遊玩。」少年者道：「我等恨無翅翼飛出，他還要進來遊玩！」子郵道：「你們有甚心事，我或者可以解得，也未可料。」二十多的道：「不能，不能。」少年跪下道：「望英雄救命！我等係柴國舅家女眷，為這班強徒擄入此中，逼行污辱，昨日幸脫，今料難免，所以在此涕哭，意欲投池。」子郵道：「柴國舅何處不尋訪到，誰知卻在這裡！今要解救出去，卻非易事，再看你們運氣如何。只要依我計策。」齊應道：「願聞。」子郵道：「今日群凶敘飲，汝等須要強為歡笑，將他們灌得醅醅大醉，方好作法。」女子道：「果能免污脫陷，情願遵命。」子郵道：「此非久談之處，請便罷。」二人逕去。

子郵轉出石洞，到門房內，已經燃燈，饅頭豬首鵝酒俱早鋪齊。陳景問道：「如何行得恁遲？」子郵道：「愛好景致。」陳儉道：「我想起要事忘辦了，暫別就來。」陳景拖住道：「也要吃三杯再走。」子郵坐客位，陳景坐主位。陳儉坐橫頭，吃過三杯，起身別去。陳景談談吃吃，量終有限，坐在席上打盹，家人亦俱走開。子郵聞絲竹漸漸繁雜，愈想愈怒，獨飲獨吃。

只聽得人役一陣一陣散去，不覺將豬首饅頭醇酒都吃盡了，剩下半只肥鵝。聽更樓上已是三鼓，走出門房，四處察看，並不見

人。乃提燈而行，到更樓下，上邊問道：「誰？」子郵答道：「我。」上邊道：「陳伯家親的，可帶甚人事送俺？」子郵道：「有。」走到樓上，見一人睡著，一人行更。子郵將葛袍脫下道：「無以為敬，此物奉贈。」更夫道：「真的麼？不要作耍。」子郵道：「微意，只是破了些。」更夫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我會縫。」將袍向燈前細看，稱贊不已。子郵內裡原繫結束停當的，再加緊收，掣出寶劍，向更夫腦後斜下，只見頭落，不聞剝聲。

那個睡著的也殺了，再將更香油盞置草薦下，煙燄立生，乃提燈下樓。到大門房，見數人圍住擲骰子，凳上睡著二人，盡行殺卻。乃下鎖，用篾絲將鎖門塞滿。復過更樓，劈開堆房，將燈籠掛在壁上，點著包索等物，滿房紅亮，樓板俱著。再回門房，重往後苑，雖係熟路，奈無月色，又少星光，一腳高一腳低，只向有壁燈處走，過一處熄一處。走到廚內，聞得鼻鼾聲急，乃係二人睡在案上。子郵想道：「不可饒他。」揮劍殺了。

轉過半閣，到東廊下，聽得唧唧嘻嘻。子郵閃於暗處看時，卻係兩個童子勾肩攜手而來。子郵衝出去揮劍，兩個齊倒，將屍首踢開，便奔廳堂。廳樓上笑聲叢雜。乃於廳後左邊旋至樓下，見酒房內數人，有的東倒西歪，有的埋怨辛苦。子郵舉劍砍倒埋怨的，睡的驚醒，亦都殺了。

方欲出戶，只見一人闖入道：「燈都被風吹熄，你們睡死了麼？」子郵迎上砍倒。即直登樓，只聽得說道：「再要求十娘教了。」又聞回道：「諸位求十娘教，不比尋常，須要加增巨觴。」眾聲道：「這個敢不勉強遵命。」又聞諸人齊飲，聲響如牛，喊道：「看酒！」子郵就喊聲裡應道：「來也，來也！」挺劍而上，見鋪列八席，燈燭輝煌，乃向前道：「歌而無舞，不成大觀。諸公既聞美女佳喉，今請壯士健腕！」早有一人據案騰立起道：「舞得好，老爺自賞你！」子郵道：「不喜豚肩，願得賊首！」大聲歌道：報恩復國兮獨力艱，且舒中懷兮誅佞與奸。分而居處兮滅之良難，皇天使聚兮罪豈容寬！

一人起身問道：「歌頗不善，爾係何人！」子郵道：「俺乃副都指揮使韓公之弟韓速是也！」一人道：「呵唷！」持壺欲擊，子郵順劍揮去，已係兩段。又一人道：「鐵立台可以擊賊！」用鐵立台打來。子郵左手接住，往後摔去，其人跌倒，鐵立台腳反將中坐一人腦漿打出。這裡五人齊將立台抵敵，一人高揚立台當頭打下，子郵閃過，迎上揮去雙手，同立台齊墜下地。聞得背後風來，側身順手將劍從下掃去，見一人雙手執著立台撲通倒下，卻係雙腳俱遭砍斷。一人將立台攔腰打到，子郵接著；一人照面掃來，子郵將頭一低，使劍挑上，那人肩斷肋分倒下，即棄立台。回劍砍照面掃到者，其人雙手橫擊著立台架隔，不期手重劍利，將立台鐵桿砍斷，從頭劈下，分作兩半。一人見勢全虧，丟下立台，躍上樓板，往下就跳。子郵飛步向前，一劍刺去，未曾刺著，卻為煙氣衝迷雙目。旋身再尋人時，只見許多婦女跪在地上叩頭。子郵道：「你們快卷細軟，各尋走路，前面火已通天也！」眾婦女紛紛起身下樓，只見一人爬不起來，視之，卻係男子，乃說歌音不善的。子郵道：「爾係何人？」那男子磕頭不已道：「求饒狗命。」子郵道：「爾姓甚名誰？」旁邊女子道：「眾賊稱他學士。」子郵道：「想必貴姓是陶。」磕頭答道：「不敢。」子郵道：「陶學士乃當今名公，豈可傷汝？但有一件，恐將來袖子中又將趙家天下送與他人，如今且代除去禍根！」乃揮劍將兩手齊腕卸落。

樓下眾婦女喊道：「火勢大了，英雄請便罷！」子郵道：「你們速尋走路，我仍要幹事哩！」乃收劍翻身，捻著椽子，到得簷口，旋翻盤上，立於脊頂看火。聽得前面紛紛噉喊，即跨過大屋角，走近看去，見火卷人眾擠挨，往後面奔來，說道：「大鎖不能打開，此刻開，樓廳堂俱著了，後面柴房火燄隔斷，也不能去，眼見全家俱沒命了！」頓足噉天，音容慘慘。

子郵看火勢果然猛烈，羅家人口都無生機，轉身行時，忽有笑聲入耳。過西脊，到天井，往下看時，天井內卻是三個男子，一個婦人，裸體狎飲。燭忽吹熄，婦人道：「妙哉起風了，可移席進去。」只見兩個女童抬桌，兩個女童移椅。子郵跳下一層，伏於簷前看去，上面兩支巨燭，榻上又有三人赤身，內中有婦人，約三十餘歲，笑聲出於榻上。正觀看間，忽聞敲中門道：「隔壁羅府起火，連陶府、王府俱著了！勢大得狠，雖在上風，也須作速收拾！」婦人道：「厭物要回來了，只說今日可以盡歡，偏又打混。」子郵道：「這尋人如何容得？」跳下地來，先將四個就席飲酒的砍倒。女童慌道：「不好了，殺來了！」上面三個看見子郵仗劍，連慌下榻，叩頭求饒。子郵道：「你們相好，使你們生同聚死同穴罷！」舉劍砍倒三人。

女童叩頭乞命，乃問道：「此是誰家？」答道：「王彥升家。」子郵問道：「他家無公子麼？」答道：「五個公子，正月裡都被韓家殺了。只有二公子有兩個小官官。」子郵道：「在哪裡？」答道：「在後面樓上睡。」乃令攜燈先行，隨上後樓。

推開房門，見有個七八歲的童子睡在當中牀上，奶媽帶著個約四五歲的睡在右邊牀上。子郵道：「殺之殊覺可憫，舍之便王賊有後，又屬不能。也罷，將峻子都為切去！」兩個童子哭將起來。

子郵復上樓桁，頓足躍到對面屋上望去，只見東邊俱係烟燄，紛紛救火，人聲嘈嚷，兵甲森森，人聲火聲混成一片。仰望天星無幾，想道：「將天明瞭，城中料難存身，不如趕早招呼陳儉們走罷。」主意已定，乃層層跳下來，只見街上前後兵馬抄來，傳道：「王爺有令，拿得韓速者賞金千兩，放去者以軍法治罪！」子郵驚道：「如何知我名字？而今不能照應他們，要武行了！」乃下街喊道：「韓爺在此，誰人敢當！」說畢，舉劍直砍向前，但見經過街坊，人頭滾滾，血雨霏霏。

將到西門，面前大隊人馬排列不動，為首三員將官齊向前來。一人橫斧，二人挺槍，喊道：「韓速來了麼？」舉起開山大斧，迎上劈下。子郵見勢頭兇猛，使身子縮小，從馬腹下穿過，將後蹄掃斷，轉身向左邊馬後揮去。二將接連倒地，右邊將官挺槍當心刺來。子郵讓過，抓著鐵桿，用劍掃去，兩個手掌俱斷。那將喊道：「痛殺我也！」倒撞下來。子郵轉槍，躍上那馬，見先跌下兩將已經爬起，便使槍都結果了，再向隊內殺來。只聽得眾軍發喊，俱分竄去。

子郵轉身到城門邊，將鎖削落，切斷大栓，拉開馳出。往前看去，但見人俱擠滿，不像兵將，各持麻鉤。子郵想道：「諒係救火的兵士，然不可不防。」收劍舉槍，驟馬衝去。眾兵忽俱分開，舉鉤從後亂搭。子郵舞槍，渾身遮定，但兵多鉤眾，馬腳著傷，不能前進。子郵翻下，棄了鐵槍，掣出寶劍，飛步向前。這些鉤搭猶如草作，當著就斷，哪裡搭得住？忽聞喊道：「將軍有令，長鉤鉤上，短鉤鉤腳，已過之處，轉身換鉤，繞路往前等待。」應聲如雷。忽然上上下下如驟雨飛蝗，雖係隨到隨斷，奈兩靴上俱帶著無數半斷麻鉤，殊屬累贅，後面又有馬嘶，想道：「此路走去，要耽時刻。」乃縱上房子，將靴上斷鉤削去。回顧城中，湧出兵馬，挾弓負弩，挺戈持矛，如潮水一般。轉望前時，只見搭鉤軍士，紛紛又繞相迎，沿途攔截。遠望四邊，惟南是湖，無軍阻攔，奈無船渡，只柳陰邊有只小艇。想道：「且過對岸，再作道理。」乃下房子，放步向前，奔到湖邊。

上得了小船，囑梢公道：「可快渡我過去，多給錢與你。」梢公答道：「伙伴未來，無人搖頭櫓。」子郵道：「我會。」搭起來就搖，不期用力過猛，早將櫓桿折斷。梢公道：「賠櫓。」子郵道：「過去賠你。」說畢，走到後頭催促，梢公換櫓道：「須知要雙膊緩蕩。」子郵乃將劍置於艙內，單手輕搖，約行有半里多遠，轉視追兵早到湖畔，幸無船隻。忽聞後面嘩的聲響，回頭看時，尾後散開，梢公已沒入湖。腳底板片，俱泛浮起來，站立不住，劍早落沉。正無擺佈，忽見左邊港內，舳舻相接，搭鉤猶如蘆葦。思想手無寸鐵，如何迎敵？乃棄船踏水，欲趕奔過去。正走得興頭，兩腳似物絆住，躬身取起看時，卻是條條甲鱗，想道：「此物從何而來，如何恁重？」正在疑心，後面來船漸近，只得向前踏去，腿上仍似有阻，將後跟夾擊即放，行動不便。子郵怒起，沒入湖底細看，原來係梢公同數人隨著纏擾，見子郵到，始走開去。子郵冒出水面，底下又來，追兵船隻已經四面圍祝子郵既不善水，離岸又遠，只得跳上敵船，雙手奪過數鉤，迎敵亂掃，如雨打殘花，紛紛傾倒八面。船外之船，又攏將來。思量跳過再打，腳下猶蕩蕩動，立步不定，欲復躍去，船已翻覆，墜落水中。正待潛行，忽有手來抓住紫巾。子郵按住，憑空帶起，二人俱出水面。上頭搭鉤齊來，子郵右手揪得褲腰，左手抓住頭髮，以御眾兵。

忽有鉤挽從水中伸起，鉤腳搭腿。子郵身上先是縛紮的，受水脫緊，不使轉動；所持褲帶又經扭斷，頭髮抓離；自己手腳俱受鉤傷，欲走不能，欲沒不得，搭鉤如麻，擁圍鉤緊，尋思：「既非深知水性，且到岸上，再作道理。」隨他鉤祝眾將用牛筋勒草捆抬登岸，安於車中。只見一將驟馬奔到，怒不可當，舉斧認定子郵腦門盡力砍下。正是：綁擒軍士機謀竭，斧到腦門性命休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